

肩扛英雄遗志 不负人民重托

□ 邓亮

多少次，我都在脑海中，想象一个画面。深夜，警灯闪烁在乡间的小路上，红蓝的光轨划过树梢，像风一样不留痕迹地远去。直到我醒来，躺在派出所值班室的床上，看着窗外透过的光亮，一时分不清那是梦境还是现实。

卧床看着手机，刺眼的屏幕里，我看见了自已的警校照片。看着屏幕中的自己，消瘦且精神，转瞬看见了自己渐显发福的肚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好像变老了，就一瞬间吧。如果说起衰老，我又想到了死亡。“我不想让你们成为追悼会上的主角！”说起死亡，我又想到了警训课上老师一句记忆铭心的话。

时空将我剥离，拉到了两个平行线，课堂内和同事的追悼会上。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同事的追悼会，也希望永远是最后一次。是啊，黄色、白色的花环，一群人围着一个人转了一圈又一圈，有人哭着，有人沉默着，严肃的礼堂里，空气中都飘着伤感的味道。那人就那么凭空地远离了我们。

他不会说话了，不能沟通了，就那么安静地躺着，默默地。释然地想，好像每个人都要去经历，可是惆怅也会袭来，他好像还没过完一生。

什么是一生呢？我不断去检索生的意义，这样好像才能更加冷静地去思考死亡。和人探讨时，大家习惯性地

回避这些问题。

“就像值班的时候，不能说今天警太少一样。”

2019年的冬天，冰冷刺骨的夜里，和我一起值班的辅警熊剑跳入冰窟将落水老人救出后，他的母亲来到派出所，看见他被冰碴刺破的小腿和血肉模糊的半个脚指甲，嗷嗷大哭。在宿舍的我，听见了那句“咱们别干了”。

他的母亲真的怕了。后来我想到，什么是怕？为什么会怕？源于对未知的恐惧和不确定性，因为这个职业总有那么多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下个警情是什么？你不知道下次出警去哪里？

可是我们又真的不怕。体会最深的一次，我和两个同事在路口拦截一个持刀抢劫的歹徒。当全力抓捕的一刻，所有的危险感都被抛弃，大脑中只有一个念头，抓住他、抓住他……那一刻忘记了他手中的刀和他的穷凶极恶。

也正是这种“忘记”，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铭记”。

在我上班三年后，我第一次听闻了汤宝俊烈士的故事，他在一次抓捕中，英勇牺牲。台下的我，听着他的事迹报告，泪染衣襟。可我依旧觉得伟岸的英雄似乎离自己很远，直到一次偶然刷到他妻子的短视频账号。她记录生活的点滴，让我们看见烈士的生活。有关他的爱情，他的事业，他的亲人……

那种酸痛感，溢出屏幕，让我

感觉到阵阵的涩。英雄值得我们缅怀，可是只有最亲的人，才有那种切肤的痛。一个曾经高大的人，远离了。一个温暖的人，失去了。

我想到了他的抓捕，也想到了自己的抓捕，想到了同事的抓捕……

我想到了老师那句平安的祝福，想到了那句要强化训练技能的嘱托，可是只有放到真正的环境之中，才知道，英雄不是满身的甲胃，而是侠骨柔肠。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读英烈子女的重要回信中，对他们提出殷切期望，向公安英烈的家人致以问候。

作为公安大学的毕业生，我感觉荣誉在肩，也感受到总书记的这份关心和关怀，是对逝者的缅怀，也是对我们的激励，作为新时代的公安民警要扛起英烈的旗帜，矢志不渝地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公安大学有着优良的传统，也有着薪火不息的传承。在公安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出那句公大人都熟悉的一句话：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才可毕业五年多，我也有同学失去了……

旦增罗培，是我公安大学同一届的同学。2022年1月28日，正值春节前夕，旦增罗培在夜间值班时，因过度劳累，突发心源性猝死，因公牺牲，年仅29岁。

当在朋友圈看见这则信息的时候，我想，他就像高原上的格桑花，绽放美丽，而又化作满天的繁

星，守护在净土之上。

对于逝者，我们应该去缅怀，应该去铭记。我觉得不是因为他们的伟大，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平凡”！

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日复一日地工作，闲暇之余也有自己的爱好，旦增罗培喜欢骑车，自己穿梭在拉萨的大街小巷。汤宝俊不能回家陪妻子吃饭，会在微信上面写一首俏皮的“小诗”安慰她。

可他们又真的不“平凡”，在危险时，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在人民群众有困难时，他们挺身而出，用日复一日的坚持，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生命短暂，又热烈澎湃。如果你在问我生的意义，我好像有了答案。生命不是一段线性的旅程，而是心灵的状况。他和强壮的筋骨、健康的身体，没有关系。他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他们的生命结束了吗？并没有！他们划过长长的夜空，照亮了前行的我们。

他们消失了吗？更没有！

你看，他们在那里！

在急匆匆的警铃边、在安静的小河畔、在蝉鸣的垂柳下，在闪烁的红蓝间。

（作者单位：唐山市公安局）
（此稿在省公安厅“弘扬英烈精神、铸牢忠诚警魂”主题征文活动中获评二等奖）

落叶

□ 王青山

冬日的门扉已被叩启，往昔那一树树的缤纷碧翠、生机勃勃，穿透了岁月，戛然止步于一夜骤起的冽冽寒风之下。曾经的二月春风似剪刀，又怎堪和这摧枯拉朽之势同日而语呢！曾经的满目芳华，累日之功，瞬间倾颓于无情的朔风之下。曾经的荫浓华盖，短日之间，竟然面黄肌瘦、羸弱萧然。

日浅风息的光景，片片落叶犹如断线的风筝，飘飘洒洒，悠闲坦荡而又恋恋不舍地脱离曾经高傲的枝头、曾经千濡以沫的躯体。告别豪情壮志的青春岁月，归落于大地那苍茫无垠的怀抱。无意中，手指间接落一枚颓唐无奈的落叶，曾妄想把它送归枝头，去接续前缘，回归盎然，但已是痴人说梦。

寒意汹涌，风势澎湃。一代诗圣杜甫那“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影像刹那间充斥着视觉神经。远远看去，片片落叶，时而如雀群散地，前簇后拥，疾飞而下；时而如败阵之敌，争先恐后，蜂拥蚁聚；时而如万箭穿空，洪荒之势，所向披靡。透过风的间隙，走向近前，飘飘落叶有时就像百米冲刺，迅疾紧迫；有时就像慢步小跑，不愠不火，踟蹰缓行。一会儿，拥满了街头巷尾，攒簇成丘；一会儿，在马路上一奔放豪情，你追我赶；一会儿，如同撒缰的野马，如潮奔涌。疲倦了，它们就驻足于门前窗下，停歇片刻；孤单了，它们就萦绕在人们的身旁脚下，感受温暖；干

渴了，它们就前赴后继地涌入水面，如一扁扁孤舟，随波飘零。

历史上，有文人墨客也曾对落叶发出感喟：“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绿叶是夏的肌肤，落叶却成了冬的风骨。一片片瘦骨嶙峋的风姿，滚动着，游走着，跳跃着，犹如一个个在琴弦上跃动的音符，在风的弹拨下，谱写出唯美的乐章。

仔细审视一番，不同的落叶又呈现着迥然各异的姿容。个体较大的当属法桐的落叶了，片片树叶那硕大的形态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描绘成一个个“山”字的形状，骨梗的脊梁清晰凸显，条分缕析的脉络如同蛛网一般紧密、明晰，与偏强的骨梗牢牢地衔接在一起，钢筋铁骨一般，那么坚韧，又那么自然。有的落叶如同牛的眼睛，炯炯传神；有的宛如描绘的美人的线眉，高挑动人；有的又像一弯初月，摄人心魄；还有的就像干涩的失去润泽的双唇，惹人怜惜。这形色各异、神态迥然的落叶在冷风的吹拂之下，瑟瑟地拨动着盈耳的绝响。

落叶，风光无限已不再是它们的代言，多少次翻滚中的回望，绿潮涌动已成为记忆中的底片。落叶，栉风沐雨的时节，它也曾梦萦碧天，失去了它的陪衬，万物都为之祛颜。落叶，如一首首绝唱，扰动着沉寂落寞的寒天，又如一弯弯神来之笔，勾勒出属于自我的完美画卷。

（作者单位：吴桥县公安局）



云水暮色

韩桂亮 摄

以大海之名

□ 宋雁龄

海子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他对世界的祝福，也是很多人喜欢大海的原因。南方的海是蓝色的，清澈透明，像一块蓝宝石。北方的海偏绿色，泛着灰，看起来深沉而神秘。

与大海第一次亲近，是在三亚，下海潜水好不热闹，寒冬腊月天，短衣短裙丝毫不觉得冷。身体舒适是肯定的，但是心里却总有种说不出的反差。

从厦门东渡，经过鹭江，可到鼓浪屿三丘田码头。鼓浪屿的海是东海，同样是冬日，与南海相比，海上迷雾一片，海水也跟着灰暗起来。靠岸后，被三角梅和炮仗花吸引，海风温柔，海浪逐沙滩。潮水退去，礁石和沙滩露出海面。

牛岛也是一座小岛，比鼓浪屿大一点。岛上有几处漂亮的景点。一处便是岛南部的牛头峰，从这里望去，小島四周的海可以尽收眼底。北面是黄海，蓝与绿相结合，东面是一道隐约可见的海岸线。沿着栅栏，登上几百阶的石阶，在白色灯塔的尽头

回头眺望，可以望见由这些远景围拢的一如往昔的海。山上本就是一片绿色的空旷，几头牛和马散落在草丛中，不知名的野花摇曳着身躯，给人们远眺提供了惬意。牛头峰下是一畦一畦的花生和大蒜，苗长得不大，排成歪歪斜斜的队列，在初夏的细雨中抖落新鲜。

秦岭淮河一线，将我国分成南方和北方。南方的海固然美丽，身为北方人，却始终觉得不如北方的海方便自在。

初春，站在秦皇岛市赤土山大桥上，目之所及是大片的滩涂，海鸥飞过积满海水的浅坑、干涸的沙滩，有的停下来，在湿地上跳着，啄食着什么；有的飞向西侧及更远的地方。那里是鸽子窝公园，一块嶙峋巨石探出头，恰似雄鹰屹立在海边，巨石之上可以看到一座具有民族特色的亭子，名为鹰角亭。这里在渤海湾以西，海的尽头是天空，海天连成一色，是观日出的最佳之地。无论什么季节，只要天气好，到了日出时分，向东方望去，一轮红日就会从海平面喷薄而出，那耀眼的红会将海水染遍。

到了夏天，将时光托付给大海，躺在沙滩上，沐浴着带有咸味的海风，喝着冰凉的汽水，看来来往往的人群，看潮起潮落，舒服而惬意，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事情了。

金秋九月，木栈道沿海岸线蜿蜒盘旋，从西浴场一路步行，来到鸽子窝公园湿地，再次站在赤土山大桥下，潮水已退去，数以万计的珍稀候鸟正在停留，它们觅食、嬉戏，抑或翩翩起舞，尽情享受“中转休息”的快乐。候鸟们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他们早晨和傍晚都聚集在观景台，用手中的镜头对准鸟儿，抓拍它们最美的瞬间。

冬天终于来临了，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海冰之上，整个大海像是一面明镜。沙滩上，海浪拍打海岸的刹那被冰封起来，晶莹剔透，蔚为壮观。

喜欢大海，寻找大海，真正的理由是什么？

停下来，细看这座城市。拥有自山海关老龙头到昌黎一百六十多公里的海岸线，倚山面海，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沙软潮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东巡途

经此地，派人入海求仙。毛泽东生前曾多次来这里工作，写下《浪淘沙·北戴河》。在伟人的眼中，北戴河海滨波澜壮阔，渔民乘风破浪，不畏艰险。从此以后，每年夏天，来自全国各地，甚至附近国家的游客纷纷来到北戴河避暑、康养。

记得钟爱大海的智利诗人聂鲁达曾经说：“我需要大海，因为我以她为师。”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海，每一次靠近，新的感受和认知会源源不断涌来。那就闭上眼睛，倾听浪花拍打海岸，海风穿过耳际的声音吧。孤寂也好，平静、感动、抑或释怀也罢，来到秦皇岛，以大海之名，放下芥蒂和偏见，学会与自己和解，走进滋养之境。

也许终其一生，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一种境界，那就是心与身互为滋养的悠然。从喜欢的东西或者喜欢做的事入手，让内心充盈起来，满怀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回归生命本真，才能达到圆融之境。

（作者单位：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

苏州平江路

□ 王召一

我和妻子乘坐高铁，经过五个小时的旅途，终于来到了苏州，这座被赞誉为“人间天堂”的城市。在探寻江南水乡独特魅力的过程中，平江路成为了我们向往已久的目的地。这条古色古香的小路，有着传说中“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的美誉，让人不禁为之倾倒。第二天，我们起了个大早，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前往平江路的旅程。

清晨的平江路仿佛刚刚苏醒，沐浴在柔和的晨光之中。脚下的金石板路面湿润而凉爽，散发着淡淡的青苔味。我们踏上一座弧形石桥，微风轻轻拂过脸庞，带来了一股幽幽的花香。沿着河的驳岸，一排排典型的苏式旧民居蜿蜒伸展，显得古色古香。笔直的街面上，一行行的石栏、石凳点缀其间，宛如一幅精心绘制的画卷。屋檐滴水，把这条古老的小巷描绘成了一幅透视幽远的画作，让人仿佛能看见景物的消逝点。每家小院的院落深浅、房屋的大小、窄窄的巷道与小河毗邻的布局，都恰到好处地呈现出一种舒适而淡雅的风格。临河的水埠苔痕斑驳，一丛丛色彩鲜艳的三角梅和遒劲有力的紫藤萝竞相从驳岸的石头缝里生长出来，展示着生命的坚韧。还有一些已经褪去红绿相间的衣裳、只剩下几片枯黄中泛红枝叶的爬山虎，从大半面颓墙上密密麻麻地爬过，留住了晨光中美丽的影子。一棵高大的皂荚树从对岸一直伸展到了河的这边，繁茂的枝叶间还挂着隔年的苍老果子。路旁的香樟树挺拔高耸，撑起了一片绿荫，在微风的吹拂下，那翠绿的树叶轻轻地摇曳着，给行走在古道上的路人带来一丝清凉。

真是——

一派江南好风光，宛如苏东坡在《望江南》中所描绘的“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的诗意画卷。这里的小桥流水，斑驳的墙漆，历经岁月洗礼的灰瓦，凉亭下悠闲打盹的老人，轻轻摇橹的小船，河边低声吟唱船歌的妇女，三三两两穿着休闲的行人，坐在茶馆里闲聊的茶客，以及慵懒舒适的猫犬，都散发着一一种宁静和轻松的气息，让人感到内心的恬静与舒适。这种氛围仿佛是一种治愈的力量，让人沉浸其中，身心得到彻底的放松和宁静。

苏州的平江路，作为水陆交通的要冲，以其独特的建筑风貌向世人展示着中国古代城市的魅力。这条古老的街道，以“粉墙黛瓦”为特色，如诗如画，彰显了清代江南的独特风貌。小巷房屋的造型设计充满徽派建筑的韵味，白墙砖瓦、栗色门窗以及精美的雕花装饰，在垂柳、香樟、绿草的掩映下，呈现出一幅清爽素雅的传统中式画卷。正宗徽派建筑的韵味在这里得以完美呈现，屋顶坡度平缓，轮廓线笔直、精确，无笨拙堆砌的粗糙，也无夸张的臃肿。檐口末端的曲度柔和而简洁。在这里，墙面平行或交错，形成复杂的空间层次感，使房间之间相互联系，融为一体。平江路，宛如一幅宁静、和谐的传统中式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沿河徜徉悬桥巷，从喧嚣的现代回到了恬静的过去，在这里，我似乎能触摸到古街巷岁月的沉浮，感受到这里的兴衰。过

去，这里是官府巡查的要地，而现在，它已经蜕变成平江路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尽管身处繁华之地，却仿佛遗世独立。这里的窄巷深院远离主干道的喧嚣与熙攘，展现出一份淡然自若的态度以及超凡脱俗的魅力。这条看似寻常的小巷，却曾留下许多历史名人的足迹。这里走出了才情出众的状元洪钧，诞生了中医名家钱伯煊，更是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的故土家园——顾家花园的所在地。他们在岁月的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用他们的人生轨迹点亮了这条小小的道路。每一块铺砌的石头路面，每一座古朴的宅宅，都像是一幅翻开的一页画卷，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故事。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远去的年代里传来的声音，让人深刻感受到这份厚重的历史遗产背后所蕴藏着的情感与文化底蕴。

在我沉浸于平江路的景色之中时，太阳已经悄悄偏西，我的这次探索之旅也接近了尾声。我准备返回起点，但心却留在了这里。

（作者单位：南宮市公安局）



家山风貌

郝贵君 作
（作者单位：涿鹿县公安局）